紅樓夢影/1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影

◀上一回

第十二回　諸閨秀花徑遊春　眾紈袴柳陰試馬

下一回▶

話說賈相國自入閣之後，真是兢兢業業，調和鼎鼐，燮理陰陽，無人不感激。這年新正，恰值中宮誕生皇子，萬歲爺在陽春殿召見賈中堂，又題起元妃在日何等賢淑，至今想起來還是傷心。這賈中堂便含淚叩頭，勸解了一番。又問賈中堂現有幾子，有無差使？賈政奏道：「臣長子賈珠少年亡故，長孫賈蘭蒙皇上天恩，是翰林院庶吉士，次子賈寶玉……」剛說到這句，皇帝就問，說：「我記得他不是中舉之後還丟過一回嗎？如今有什麼差使？」賈政碰頭奏道：「皇上天恩，不棄駑駘，也是庶吉士。」又問：「你還有幾個兒子？」賈政又奏道：「還有第三子賈環，尚未當差。」又問：「今年多大了？」回奏：「今年十九歲。」又問：「賈赦還在不在？多大年紀？如今在家作些什麼？」賈政奏道：「臣胞兄賈赦現年七十歲，自蒙恩赦回，頗知悛改。家居無事，教教子姪們騎射。」皇帝又說了幾件官事，便說：「你出去傳給樞密院，賈環賞給五品龍禁尉之職。賈赦賞給三品的半俸，以養餘年。」賈政當面碰頭謝恩，出來傳了旨意。

回到家中，對王夫人細細說了一遍，一家人無不歡喜。自己又到賈赦那邊告述，只見賈璉捧了旨意進來，將此事回明。

又對賈政道：「叔叔明日帶了三兄弟進去謝恩，我父親還是叔叔代奏哇？還是自己進去呢？」賈政道：「我今日奏的在家教你們射箭，皇上很喜歡，還說身子健壯，自然

是親身謝恩的是。你就教他們辦了折子來我看。」賈璉答應著去了。這裡王夫人帶著李紈、寶釵、平兒、如玉過來道喜，邢夫人接了進去款待。

又見奶子們抱了芝哥、苓哥進來，給爺爺請安。賈赦接過來一邊抱著一個，對賈政說：「這才是人生第一樂事呢。」說著嬤嬤們接了過去。賈赦說：「這怎麼好呢？給你們點什麼呢？」就叫小跟班的雙壽，「把我前日得的那小羊兒，一個人給一隻。」

此時賈蘭正站在旁邊，笑著說：「爺爺，那羊是三隻！」賈赦道：「三隻怎麼？難道這麼大小子還玩羊嗎？」賈蘭笑道：「賞三個孫子，豈不是三陽開泰？」說的老弟兄兩個都笑起來。賈赦說：「拉了去罷，不許和兄弟們打架。」正說笑著，見賈珍帶著賈蓉進來道喜。賈珍又給賈赦、賈政磕頭，說：「早膳後，旨意姪兒放了京營總兵。」賈政道：「昨日問你來說著，說去年你的馬箭射的很好，今日卻沒提起。」又對賈蓉說：「你三叔有什麼不知道的差使，還要你照應些。」

賈蓉笑道：「爺爺怎麼這麼說呢？」賈政道：「這倒不是我謙遜，皆因你當了這些年了，諸事自然熟悉，總別教他外頭得罪人。」賈蓉答應了幾個「是」，隨著賈珍進內給邢、王二位夫人磕頭道喜去了。

這裡賈赦對賈政道：「前日璉兒回那園子收拾得了，我就二月裡挑個好日子搬了去。你嫂子向來不管事，就不用去了。」賈政沉吟了一回說：「依我說大太太還是同去的是，不管事也是由來久矣了，然而老夫妻兩下裡，到底不相宜。」賈赦笑道：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皆因他們都年輕，怕照應不到，哥哥當了老王八。」說的眾人都忍著笑。賈中堂站起身來說：「明日謝恩得早些進去。」說著帶了寶玉、賈環，賈珍父子也就隨了出來。賈赦送出二門，回去。賈政對賈珍道：「你看大老爺的話，教人怎麼搭茬兒呢！」賈珍笑道：「想來又是醉了！」一路說著到了書房，早有眾門客迎了出來。這賈中堂看了折子，次日兄弟、父子、叔姪一同謝恩。回來，賈赦、賈珍、賈環到祠堂磕頭，又到賈母遺念前磕了頭。彼此兩府互相慶賀，又有眾親友家賀喜，不必細敘。

到了二月初四，是個移徙的日子。賈赦信了兄弟的良言，同了邢夫人並五位姨娘搬到萬柳莊去。一路上香車寶馬，惹的那鄉間人攜男抱女站在路旁觀看。有知道的，就說：「這是賈中堂的哥哥，買了何老公的園子，今日搬家。」又有些人說：「怎麼去年冬裡就搬了好幾天，倆三月還沒搬完？」這些觀看之人紛紛議論。早到了萬柳莊的村口，這村中無非五六十戶人家，也有兩個小鋪子。出了西村口，遠遠望見無邊無沿的淡黃新柳，

那樹林裡露著一帶粉牆。臨近了，見兩岸柳樹中間是一道小溪。到了石橋邊，賈赦吩咐換馬。家人伺候老爺下車上馬，眾人圍隨。過了橋，是一條虎皮石砌的車道，通著向東的一座大門，門上嵌著漢白玉的橫匾，上邊刻著是東平郡王八分書寫的「隱園」兩個大藍字，頂上是鮮紅的一方東平郡王之寶。進了門，兩邊都是土山，上面許多樹林，此時新芽未吐，也認不出是何果木。從山豁裡望見西南上一片大水。此時早有家人飛馬報信，所以剛過山口，就有賈珍、賈璉、寶玉、賈環帶領賈蓉、賈蘭迎過板橋，在賈赦馬前請安，又到邢夫人車邊請了安，便張羅大老爺去了。賈璉向邢夫人道：「給太太預備下小轎，請換上轎，還有好多的路呢。」就有跟車上的僕婦、丫環攙扶下車上轎。四個小廝抬起，賈蘭隨在後邊緩緩而行。那寶玉飛也似的跑著嚷道：「這邊不好走，姨娘們的車順著車道繞到北邊，過了草橋在後角門下車罷！」眾下人都笑他多事，豈知是他天生的性情，這也不要管他。

且說賈赦騎馬過了這三折的紅板橋，便是朝東的一座抱廈，門上面橫楣是：「紫氣東來」四個字，兩邊一副對聯是：

對面青山瓜豆籬邊尋活計，

繞門流水芰荷香裡寄生涯。

進了門，是一條石子甬路，南面一帶畫廊，西邊是個月洞門，便是通花園的路，北邊是垂花門，到了門前住了轎馬。裡面五間大過廳，裝修陳設不必細說。賈赦扶了賈蘭往西院去了。這裡賈璉、寶玉攙著邢夫人下轎，進了門，見平兒領著巧姐迎著請安。邢夫人見迎面高高的五間大正房，兩邊東西廂房，四週都是走廊，從鑽山門望去，兩邊都有耳房。邢夫人向寶玉道：「這倒像你那院子的樣兒。」寶玉答應：「是！」賈璉指著西廂房說：「這幾天他們娘兒們就在這屋裡住。」說著進入上房，中間是八扇玻璃落地明的隔扇，西兩間是敞的，東次間是坐落，東裡間便是大太太的寢室，設擺的朱圍翠繞。邢夫人便問平兒：「我的東西呢？」平兒回道：「太太的箱子都在後西間，後東間是跟太太的姑娘們住，為的是叫著近便些。」邢夫人道：「這是兩卷嗎？怪不的那嵌扇裡頭焌黑的。」平兒說道：「為擱箱子，都安了閘板。」此時邢夫人歸了坐，平兒捧過茶來。邢夫人問：「他們呢？」平兒說：「老爺吩咐姨奶奶們都在樓上住，自己住在樓下。」邢夫人點點頭，便向賈璉、寶玉說道：「你們歇歇去罷！」賈璉說：「太太用了點心，過西院逛逛。」

邢夫人道：「索性等消停了，請了二太太和姑娘、奶奶們來，大家逛著熱鬧。」賈璉、寶玉答應著退出。只聽後院一片笑語，原來是嫣紅、紫雲、金鈴兒、玉鈴兒、延壽五位姨娘進來。嫣紅笑道：「太太不上樓上瞧瞧去，花園子比大觀園還好呢。看那西山不知有多遠呢！」邢夫人說：「自然好，這是真山真水。」平兒道：「又搭著昨日那幾點雨，更看的真。」玉鈴兒說：「什麼好看，站在上頭怪暈的。」紫雲說：「什麼是眼暈？這麼說著好在樓底下跟著老爺住。」說的邢夫人也笑了，說：「真個我瞧瞧這後院子。」扶了延壽的肩頭，轉過隔扇，後廈兩邊都是板壁。邢夫人站在後門口一看，五間朱樓高插雲漢，兩邊接連著都是游廊，靠西邊一顆合抱不交的老樹。便問平兒：「這是什麼樹，這麼大？」巧姐說：「榆樹，所以太太這屋子就是榆蔭堂。」邢夫人說：「你們都逛夠了罷？」巧姐說：「我跟著我父親都逛到了，我媽媽替太太收拾屋子，沒工夫。」邢夫人問平兒：「你們多咱進城？」平兒說：「二爺說，過了老爺的好日子再回去。」邢夫人道：「我也是這麼說呢。」

正說著，見賈珍、寶玉、賈環、賈蓉、賈蘭進來見邢夫人，都要進城。邢夫人說：「天晚了，看趕不進城去。」賈珍瞧了瞧表，申正二刻十分，說：「不晚，姪兒是不敢在外頭住。」只見賈赦進來說：「叫他們走罷，都是有差使的。」於是賈珍等告辭出去。走到院裡，邢夫人說：「寶玉告訴你們太太，來的時候千萬請二位親家太太、姑奶奶們，都是至親，我就不下帖子了。」賈赦說：「你們去罷，天不早了。」眾人答應出去。賈璉看著他們上了馬，十幾里路，一轡頭就進了城門。同到榮府，見了賈政夫婦，說了些隱園的景致。賈珍父子在西府吃了晚飯，自回寧府不提。

卻說賈赦雖是隱居，真應了古人說的那一句：「富在深山有遠親」，每日送禮的絡繹不絕。溫居的未完，接著又是祝壽的。就是那些宗親王位也都送了禮來，還要親身來祝壽，都回了不敢當。賈赦這日在上房向邢夫人母子說道：「我想，生日那兩天，只怕客多。倒不如三月初三，請二太太和親家太太們出城來逛逛。」又對賈璉道：「如有送戲的，一概辭謝。就說園子裡沒地方。」邢夫人說：「請他們索性住幾天。」賈赦道：「很使得，我挪到那葫蘆屋子住去，你就和媳婦商量罷。」平兒巴不得眾姊妹來熱鬧，等賈赦出去，他就和邢夫人商量鋪排屋子。誰在那屋裡，誰和誰同住。那些小姨娘聽了，無不歡喜。

邢夫人道：「二太太和親家太太們就在這我屋裡很可以，倒是初三不好請他。」平兒說：「想是老爺忘了。」邢夫人道：「初九是二爺的生日，莫若請初八來，大家熱鬧熱鬧。」便叫賈璉將此事回了老爺。賈赦笑道：「我老糊塗了，我連你的生日都忘了。

也不用下帖子，二太太生日你們兩個自然是進城自處，都口請罷。」

這隱園主人忙了幾天，已到三月初一。賈璉夫妻帶著巧姐回家，與王夫人拜壽。闔家歡樂了幾天，各處都請准。似此春光明媚的時節，誰不願到郊外去遊春散悶。

到了初七這日，都來榮國府會齊，更有各房的丫頭如同告奮勇的一般，都要跟去。那知王夫人不許多帶人，自己就帶玉釧和小丫頭增福兒，其餘每位只許帶一個人。薛姨媽帶同喜，李嬸娘的是秋香，眾姊妹們各帶丫頭一個。惜春因拜鬥的工課未完，托故不去。李綺有服，賈蓉妻胡氏患病，餘者盡都願去。

早將衣包、行李打點出來，又有送賈璉的壽禮。初八黑早就起來梳妝，都到王夫人上房吃點心。薛姨媽對李嬸娘道：「聽見說路遠的很，倒不如我們同車，一路上也好說說話兒。」李嬸娘笑道：「敢是好，我自進了京，從沒出過城。」正說著，婆子回道：「都預備齊了。」於是大家動身。王夫人是一乘四人綠轎，薛、李二位同坐一輛藍呢轎車。眾姊妹們都是朱輪翠蓋八寶香車，後面便是十數輛跟車。又有幾輛拉行李的三套大車，竟把這條榮府大街塞滿。一路上香塵滾滾，出了城門，竟奔萬柳莊而來。

不一時，到了隱園。下了轎車進內，就有邢夫人婆媳帶著巧姐並五位姨娘迎接，彼此請安問好，不必細說。到了上房，又請賈赦相見，賈赦道：「早些吃了飯，二妹妹讓著二位親家太太和姑娘們到各處逛逛。」王夫人答應著說：「請大老爺歇著罷，不用張羅，都不是外人。」薛、李二位齊說：「既到名園，自然都要瞻仰的。」又說了幾句話，賈赦自到外邊去了。這裡吃過飯，大家換了衣裳。平兒回道：「給四位老太太預備下小轎了。」薛姨媽道：「不用累人，我們走著逛罷。」平兒說：「太太們可走不來，連我們走著還使的荒呢。這程子大老爺很高興，前幾天就催著二爺拾掇屋子，擺陳設，說親家太太們都是見過世面的，別叫人笑話。」李嬸娘笑道：「還怕笑話呢！我今日出了城，連東南西北都辨不出來，惹的這老姐姐可笑我。」說著四位太太扶著丫頭出了垂花門。賈璉、賈蓉、賈蘭伺候上了小轎，賈璉說：「蓉哥跟太太們去，叫蘭哥伺候姑奶奶們。」蓉、蘭二人答應了「是」。賈蓉前面引路，後邊跟著幾個丫環、僕婦往西園去了。

這裡眾人花枝招展，袖帶飄揚，出了垂花門，上了對面的畫廊。進入裡面，是臨水的一溜十二間連房，前邊是朱紅欄杆，裡邊盡是曲折。裝修一色文竹的桌椅牀凳，擺著些小巧陳設。

走到盡西頭，是座小小的抱廈，青山石砌的臺階，階下一株空心老柳，那細絲直垂到水面，隨波飄蕩。樹根上係著兩隻畫舫。

回頭看這門上掛著塊匾，是「愛蓮精舍」四個字，兩邊一副對聯，寫著：

翠扇輕翻朝露淨，紅衣笑舞晚風斜。

順著抱廈繞到後廊，是一片竹林。穿過竹林，迎面是峻贈崛岉的高山，隱著個洞門，門上刻著：「雲根」二字。眾人隨著賈蘭進了洞門，是一條彎彎轉轉的山道，盤到上頭，一片平坦。周圍是玉石欄杆，中間石子甬路，東邊一棵虯枝老怪松樹，下開著兩棵紅白的辛夷，西邊盡是五色含苞牡丹。湘雲說：「可惜早了幾天。」探春道：「沒什麼可惜，左右你是個沒事人，住到牡丹卸了再回去。」香菱猛一回頭說：「你們往西南看罷！」於是眾人一齊觀看，見正西上一望無極，雲端裡隱著層巒疊山獻的西山，正南上看不見別的景，倒盡是密密濛濛的煙柳。走上臺階，是四面出廊的五間敞廳。明柱上的對聯是粉地綠字，寫著：

萬物靜觀皆自得，四時佳興與人同。

寶釵道：「雖是兩句舊詩，在這個地方實在的恰當。」抬頭看那匾時，是「覽勝軒」三個狂草。當地放張文石鑲嵌的大羅漢牀，圍著十二扇大理石天然山水的屏風，兩邊八張花梨嵌石太師椅，四張茶几。尤氏道：「咱們歇歇罷！」大家坐下，又看東山牆上掛著藍瑛畫的「海屋添籌」大橫披，條案上設擺著幾件夏鼎、商彝，西面可牆的一塊大玻璃，一張水晶鑲的方桌，四張幾凳。正看著，婆子們掇了茶來。寶釵擎杯歎道：「可惜這樣勝境，兩個人沒看見！」說著眼圈兒一紅。湘雲道：「你說的自然是林姐姐和鳳姐姐了。」地下婆子接言道：「昨日晚上我們奶奶想起頭裡奶奶，還傷了會子心呢。」眾人聽了，都覺傷感。尤氏說：「走罷，看太太們等急了。」說著就轉過屏風。

後簷下開著幾株海棠、梨、杏，往北一看，盡是稻田，籬笆圍著幾間草房。西北犄角上，一片雪白。賈蘭指著說：「那就是葫蘆屋子。」這裡慢慢轉下盤道，原來山後是片桃林，枝上開滿了通紅的桃花。底下都嬌黃的菜花。順這羊腸細路出去，北邊一座草亭，幾塊太湖石倚著幾竿修竹。過了小橋，只聽水響，迎面小小院落，綠竹花幛，門上鑲著「小香雪林」四個楷書。院中別無雜樹，種著二三十棵白丁香。三間小小的書齋，門窗之上盡是一色的藍玻璃。房中是一明兩暗，西間掛著香色軟簾，門上貼著「寄盦」

二字，便知是賈赦的臥室，不便進去。

賈蘭過來開了迎面穿衣鏡的消息，玉釧笑嘻嘻的迎了出來，說：「太太等急了，這會子才來。」尤氏道：「我們還打了個茶尖呢。」進了境門，窄窄的一間穿堂，望裡一看，十分深杳。見太太們都在東窗下坐著，當地放著個二尺多高、徑過有三尺多大的石盆。李嬸娘笑道：「快看寶貝罷！」邢夫人說：「真是寶貝，盛上水冬暖夏涼。」眾人繞著細細的觀玩，寶琴道：「這樣好東西，必該還有字。」湘雲說：「我們找找！」看了半天，探春說：「這蓮花瓣上刻著泰和三年七月制。」寶釵道：「怪道這麼好，原來是金章宗時的東西。」尤氏笑道：「別說洗頭，就是洗澡也夠了。」說的眾人都笑起來。又見西窗外黑壓壓的竹林，東窗外老樹上纏著些朱藤，亂堆著幾塊假山，從石縫裡瀉下一股激湍。岫煙道：「我說那裡水聲呢！」香菱問寶釵：「不是有兩個古字嗎？怎麼沒看見！」寶釵道：「我也沒見。」平兒指著門上說：「那不是！」果然有塊小方石，刻著「自在」二字，並無款識。於是眾人歇了一會，邢夫人說：「只怕都餓了，咱們回去罷！」王夫人說：「我們逛了這多半天，大老爺躲到那兒去了？」平兒說：「東山後頭添蓋了四十多間，所有外書房、廚房、馬圈、下人房都在那邊。」王夫人說：「我說怎麼沒奴才們的屋子呢。」說著出了小香雪林。早有賈璉派人撐過船來，眾人上船，望著那覽勝軒，真似瑤臺仙境。一路行來，從愛蓮精舍下船回去不提。

到了次日，賈璉進城，各處行了禮，趕回園子。

到了十五，賈赦的生日。有許多親友，又有本家子弟們都來拜壽。吃了面，約著在柳林中間那條坦平黃土道上去試馬。

為首的是賈珍，領著一班年輕公子，你賭我賽，十分高興。偏偏的樂極生悲，把個賈芹掉下馬來，跌了個半死，不敢著老爺們知道，悄悄抬了進去。眾人甚覺掃興，此時日已銜山，都告辭進城。不知賈芹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